



親愛的母親：

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經有十年了。我們分離的時候，您說出了您的願望。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經達成了。但是我達成的方式跟您當時的想像並不相同。您的兒子已經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這富有既不是田產，也不是銀行的鈔票，而是人類實際生活的知識和解放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的辦法。您的兒子雖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這個幸福不是舒適安樂的寄生蟲似的生存，而是勞動和自由的生活，是鬥爭和作戰的偉大的前途，是為全中國人創造幸福的將來。一九二七年您給我的信要我馬上回家，這個要求到今天還未能實現。但是您的兒子已經開始了新的生活的道路，他也許永遠不會回來了。他也許永遠不會再落入父親——那個笨蛋的手中，去做一個可憐胆小的孩子。您的兒子正要以堅定的決心在中國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邁步前進。

母親：人家說，共產黨是匪徒、野蠻人，共產黨員不要家庭生活，對父母不要孝敬的這些話，您千萬不要相信；這些話都是騙人的。共產黨員是為爭取自己的真理什麼都不怕的戰士。他們為了創造人民幸福的生活在鬥爭着。共產黨員就是這樣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生活和善於創造家

庭生活的。

我的隔壁住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家庭。父親是工廠的技師，母親在同一間工廠當職員，兒子是熟練工人，女兒在工廠學校上學。他們是真正地過着親愛的家庭生活；他們互相敬愛，這個敬愛是建築在相同的政治主張之上。每當我看到別人家庭的幸福，就常常會想起生我的母親，因此我問自己，為什麼我就不能跟他們一樣？為什麼我就不能有那樣的幸福？但是問了之後又怎樣呢？您以前的丈夫以極端野蠻的手段屠殺了數萬、數十萬的兄弟同胞，前後連續三次叛變，前後連續三次出賣中國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國人民的仇敵，他是您的兒子的仇敵。我有這樣的父親在中國人民之前是不能不感到恥辱的。對這樣的父親不但沒有任何敬愛之念；對這樣的人物我恨不得殺戮他、消滅他。

聽許多人說，蔣介石在宣傳孔子的孝悌和禮義廉恥的學說，這是他迷惑人的慣用手段，以此欺騙和愚弄人民的意識。母親，您還記得吧？是誰毆打您，抓住您的頭髮，將您從二樓拖到樓下？那不是他——蔣介石嗎？您向誰跪下，請求不要把您趕離家門？那不是他——蔣介石嗎？是誰打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蔣介石嗎？這就是

他的真面目，這就是他對父母和妻子的孝悌和禮義。

蔣介石買了許多田產、企業和商店，究竟是用誰的錢買的呢？那不是他用各種辦法從窮人的手中搶來的錢嗎？以前說必須擁護工農的利益、和共產黨握手的是誰？那不是現在繼續屠殺中國革命的劊子手——蔣介石嗎？以前說蘇聯是中國人民政府的真正朋友，因此非擁護蘇聯不可的是誰？那不是現在東方反蘇聯盟中的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嗎？向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者借款、出賣中國領土的是誰？那不是蔣介石嗎？蔣介石是賣國、辱國的政府領袖，他屠殺了反對帝國主義統治和爭取解放中國民族的英雄。

這是嘴說「禮義廉恥」的他自己的真面目。我在寫這幾行文句時，不自覺地握緊了拳頭，胸中燃燒起對仇敵的憤怒和痛恨，恨不得將這樣的仇敵馬上驅除。

昨天我是一個軍閥的兒子，今天我成了一個共產黨員。有人也許會覺得奇怪，但是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一點都不動搖。我有充分的自覺，對真正的革命理論成就有研究、有認識。您和世界上許多人一樣，因為對政治不懂，對各種支配因素和統治分子的聯繫關係不清楚，對自然世界變化的真相的瞭解有困難，因此也許對蔣介石的兒子變成共產黨員就不能理解了。母親！我希望您和見到這封信的人們從各個方面來考慮事情，以最客觀的態度觀察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罪惡、威脅和混亂的根源究

竟在什麼地方？混亂和威脅的戰爭，誰應該負責？

也許您不會沒有見過千百萬人餓死的事吧？那些餓死的是因為蔣介石及其同黨把窮人以自己光榮的勞力得到的一碗飯搶去吃了。還有，也許您不會沒有見過外國人在中國各都市農村中毆打、殺戮中國人吧？這種事情的發生是因為蔣介石及其同黨獎勵外國人在中國建立特權。

也許您不會沒有聽過蔣介石把數千、數萬為革命事業奮鬥的優秀戰士用石油燒死的事？不會沒見過蔣介石把共產黨員砍殺？蔣介石的手已經被全國工農的血——我親愛人民的血染紅了。他應該在人民的面前負起這些罪惡的全部責任。

蔣介石在帝國主義的援助下前後發動了六次「圍剿」，反對中國的蘇維埃，打算消滅蘇維埃政權。但是蘇維埃政權是挽救中國、使中國獨立的唯一出路。他雖打算消滅紅軍，但紅軍是中國人民的武裝力量，他的這種企圖是永遠不會成功的。我們應該了解，也不應忘記，運動的規律和鬥爭的邏輯都說明了所有的統治階級必定滅亡，被壓迫者必定得到勝利。

蔣介石所走的道路必定是過去俄國反革命將軍高爾其耶克、鄧尼金、烏蘭可爾等走過的道路。紅軍前進的道路必定是蘇聯的紅軍——光榮的勝利者走過的道路，這是所有中國人都完全了解的。

鬥爭和交戰的時候，每個人的面前只有一條路可走，有的人站在革命的一邊，有的人站在反革命

的一邊。每一個有人格的中國人都應該站在革命的一邊，團結在蘇維埃的旗幟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站起來，跟國民黨和蔣介石作無情的鬥爭，向神聖的民族解放革命鬥爭推進，反對帝國主義和擁護中國蘇維埃。

母親！我希望您站在正義的一邊，站在您的兒子的一邊，站在革命的一邊——這是您的兒子對年老的母親的願望。

中國的工農也沿着俄國工農的道路前進着，在中國已經建立、真正建立了與我住着的國家同樣的蘇維埃政權。在這十年間蘇聯這個國家有極大的改變，現在已經成爲富強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家。工人和集體農場人員的生活已經比以前改善了數十倍。在他們的面前展開了廣濶、富有的生活道路。我工作的工廠是在一片廣漠的空地上以五年的時間建成的，現在這工廠有四萬名工人工作着。這些工人建設了最好的社會主義城市。他們每個月的平均工資在去年是二百二十盧布，今年增加到三百一十盧布。一九三〇年以前我上過各種學校，一九三〇年以後我在工廠工作，成了工人，後來成了技師，現在是廠長。在這個分廠有四千個工人。我有自己的房子，每個月有七百盧布的薪水。當然，對我來說重要的不是生活的這一方面，而是精神方面的快樂。我對您說這點是因爲在中國有一部分人說我被布爾塞維克虐待，蘇維埃政府把我放逐；所有這些謠言都會使我笑破肚皮。確實，有各色各樣的壞人和卑鄙的

人把別人也看作與自己一樣。蔣介石非法監禁了太平洋勞工組織的書記奴蘭同志夫婦，只因爲他們是反對帝國主義、擁護中國的利益的積極戰士。我想蔣介石以爲蘇聯對住在蘇聯的所有中國人也像他對住在中國的各國革命戰士的態度一樣。但這是絕對沒有的事。

蘇聯是世界上最重禮節、最文明的國家，我對能住在蘇聯感到非常光榮。蘇聯是我們的祖國。我對自己的祖國——蘇聯——在各方面、各部門一次接一次的打破記錄，感到非常光榮，不勝高興。我的祖國——蘇聯——天天在清除發展道路上的障礙，打擊和消滅一切的敵人。我的祖國——蘇聯——像燈塔一樣，在大風大浪的海上照亮了全世界被壓迫人們鬥爭和勝利的航路。因此，我的祖國就特別成了仇敵的眼中釘。仇敵用各種方法和謠言誣蔑蘇維埃政權。我衷心希望所有的人都堅決地站到革命的陣營，鞏固社會主義和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組織，爭取中國的獨立，爭取全中國的蘇維埃政權的建立。母親！最近就會和您相見是值得高興的。假如您能出國，不管在哪一個國家，我都準備與您見面。

祝您

萬福

您的兒子經國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